沙澧 写手

深情的行吟诗人

——张一曼散文印象

诗风 诗韵

心中的歌

■黄瀑尔
曾经的车流灯火，渐渐平息过去的热闹喧嚣，归于宁静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是牵动着亿万人心弦的数字是无尽的惧怕与恐慌请战书上的手印驰援武汉的勇士最美逆行的背后述尽了无怨无悔的坚定道出了不畏生死的决绝

终于看到，曙光照亮这片土地樱花盛开，春风吹开万紫千红迷雾散去，街巷重现昔日繁华红日初升十四亿双眼睛闪烁着光芒祖国母亲迎来又一个春天那是经历过风霜雪雨后的青春那是经历过艰难困苦后的模样祖国我愿把青春奉献给您为您谱写出最美的乐章

人在 旅途

相聚井冈山

■董晋生

井冈山是我们向往的英雄山，那里处处传颂着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初秋时节，我们这些来自九省市的27名老兵相聚井冈山，重走红军路，体悟那段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峥嵘岁月。临近中午，我们不顾长途跋涉的疲惫，来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迫不及待地走进展厅，站在英烈墙前，聆听讲解员的讲述，看着英烈名录，两眼含泪。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2月，当时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在短短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就有4.8万名英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意味着平均每天将近有60人牺牲。“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家喻户晓，当年42岁的他和战士们一起，每天往返100多里下山挑粮。在茅坪八角楼的一栋土砖结构的屋子里，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盏油灯、一张木床，就是毛泽东的办公和生活场所。当时，革命形势异常严峻而艰苦，就是在这里，借着微弱灯光，毛泽东同志思索着

中国革命的道路。我们来到黄洋界，才理解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这首词的真正含义——当时，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打退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那时的红军是多么勇敢，信念是多么坚定，战争是多么残酷，胜利是多么不易。一路瞻仰，一路感慨。吉林籍战友陈希德指着展厅里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说，那时的红军，纪律严明，不拿农民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样的军队，深受人民拥护，所以才有了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军民关系。井冈山精神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

一天的参观和学习，让我们感慨万千。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井冈山精神永放光芒。走出博物馆，回望八角楼，登上黄洋界，极目远眺，微风扑面，满山葱翠，顺着毛泽东同志当年指挥红军战士的方位望去，我们不仅看到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过往，也听到了新时代的召唤。

你闻闻，平凡的空气里是不是有了青草和泥土的味道？像极了书里写的诗和远方。想来，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实现。但又有什么关系呢？与其在遗憾惆怅中无法自拔，空耗时光，倒不如全心去感知生命里那些单薄却美好的瞬间。这一生好好做个平凡的人，有个家，有个梦，陪着我们一起迎接每一个早晨。挑水耕田，又何妨？

试着走了这条路，它一点儿没让我失望。这条路旁的田野更显开阔，许是穿过村子的那条小河陪衬的结果。村里家家户户烟火气浓郁，足以驱走深秋的凉意。一位同事说，秋天的花儿总是开得更艳些。是的，你看，他们家门口那不起眼的鸡冠花，那依着菜畦开得郁郁葱葱的臭菊，周围的尘埃枯叶丝毫不影响它们的热烈绽放。挺不可思议的，那没有章法的绽放竟让我想起了几时的红薯玉米汤和凉拌萝卜丝。那天，突然就出个意外，本来单调的两点一线，在我却有两条可选。一条容我在孤独中伤春悲秋，一条许我在烟火里柴米油盐。

你闻闻，平凡的空气里是不是有了青草和泥土的味道？像极了书里写的诗和远方。

想来，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实现。但又有什么关系呢？与其在遗憾惆怅中无法自拔，空耗时光，倒不如全心去感知生命里那些单薄却美好的瞬间。这一生好好做个平凡的人，有个家，有个梦，陪着我们一起迎接每一个早晨。挑水耕田，又何妨？

我曾多次去新乡的郭亮村，这次到了一个叫回龙的冷门景区。看着那一排排整齐划一的两层楼房，我不禁纳闷：这还是那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回龙村吗？导游说，这正是回龙新村。

千百年来，一面200米高的悬崖峭壁，把回龙村隔成崖上和崖下两部分，由于没有一条像样的通道，崖上300多口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大多数人一辈子没有下过山。明清两朝籍籍在地的官员志士募捐化缘、凿石修路，数百年前仆后继，也只是在悬崖上凿出了一条二尺宽的“天梯”。但悲剧时常上演，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18条生命葬死在“天梯”下。1993年，已经走出大山、在大城市创业、拥有几百万资产的张荣锁实在放不下村里的乡亲们，毅然放弃自己的事业，回村里担任党支部书记。经过几年准备，他带领群众大干三年，靠着愚公移山的执着精神，硬是用双手打通了8公里的盘山公路，更是在200米高的悬崖上凿出1000多米长的S型隧道，让所有村民都能走出深山，实现了数代人的梦想。

进入那条著名的隧道，洞壁粗糙，仅能容两辆中巴车对开。和郭亮村的挂壁公路一样，为了解决光线和通风，隧道隔一段就凿开一扇“窗口”。出隧道就是清风关，就是过去的崖上，再往上去是老爷顶。穿关不远，坐上索道缆车，可以尽情欣赏太行景色。我曾到过许多名山大川，但太行山的红岩绝壁是独一无二的，远远看去，绵延起伏。最壮观的精华聚集在老爷顶周围，这里的绝壁如芙蓉出水，又似彩虹飘逸。这些绝壁，是亿万年前地壳运动的杰作，由一层层红白相间的砂岩组合而成，地质学称之为丹霞。

下缆车要步行走一条窄窄的蜿蜒曲折的石道，有近千个石阶。沿阶而上，绕过将军峰，穿过三天门，有一块略显

湿家境的独特经历，使得张一曼的文字带着一股天然的敏感。这种敏感，让她痛苦、失落、自卑、敏感，又让她机警、悲悯、博爱、深情，这从她的文章《永不再见的别离》《生命的滋养》中能窥见端倪。“年与时驰，意与日去”是大多数成年人面对生活诘问时给出的答案。可张一曼不愿意这么想，她有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藏于内心深处。雨后草木葱茏的河堤，台阶下河水的温润气息，都是她灵感的源泉。漫步河边，不必披发跣足，载歌载舞，只需款款独行，用眼光去丈量每一株细草，用耳朵去倾听每一缕微风。目光所及皆是风景，万籁俱寂，只有心弦随风波动。《春日趣事》《时光》让人沐浴着和风暖阳，回想起动人心事，一时莞尔。

生活中的张一曼，属于被动型人格，不太善于主动与人交往，对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苦辣酸甜多付诸文字。特别是心底最深处的想法或渴望，不便与人交流时，就一句两句、一段两段、一篇一章地记，不知不觉中记了好多年。自怨自艾也好，疏解心结也罢，文字真切地救治着她，成为她最好的伴侣。文字，或者说文学，将她那些不为人知的伤痛改了模样，让她的心灵总能找到出口。

如果你不曾体会过独自面对茫茫夜色辗转反侧等待天亮的焦灼，就未必能

感受到一位行吟诗人字里行间的落寞和忧伤。如果你在张一曼的文章里看到连串的逗号，不必惊讶，那只是她执着于语气和心绪的大胆尝试。不管一段话有没有结束，她都会在最后放一个小小的逗号。偶尔用句号做结的时候，心里也总是怀着一种毅然决然的悲凉，似是无力又似是放弃。这种略带偏执的习惯，其实和她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以18岁为节点，她让自己在别人眼中长大，可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个看似已经长大的女孩内心有多怕、有多慌。长大的喜悦好像没那么强烈，小时候的理想似乎也不曾被自己努力靠近，尚不知道未来的路有几条可选。18岁的她就这样跌跌撞撞走到了人生的起点。这起点不是出生、不是家庭，不是千差万别的校园生活，而是第一份工作。那是成为大人后的第一次抉择，那抉择由自己负责。

只是，从当年的慌乱中走出的张一曼，并不知道自己能担得起往后冗长的时光。所以，她时常会有头重脚轻的感觉，慌乱也再次光临。那慌乱告诉她：人生本就有不断变换的起点呀，否则又怎么会有人生无常这样的词儿呢？回首过往，当目光想要投向前方的时候，张一曼感觉自己好像进入了梦境，那一瞬间，她接受了慌乱说的话。

正因为有过曾经的慌乱，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中，张一曼才越来越清晰地知道了自己最珍视的是什么——是工

魂，还会遇见时间——时间和我们如影随形的同时，又把我们的生命分割开来，让我们遇见单纯时不见成熟，让我们成熟时又别离了青春；让我们遇见壮美辽阔时却与烟雨擦肩而过，让我们听到虫鸣时却无缘感受雪落指尖的悸动；让我们风华正茂时智谋不足，让我们有所获得时却难遇少年策马扬鞭的身姿。或许，芸芸众生的平凡大多来源于此吧——身陷平凡却心有不甘。

我上班常走的是一条直直的乡间小公路，两旁是大片的田地及远远的村落。那条路很简单，简单得能从这头望见那头。道路虽简单，一日日走下来，看在眼里却日日不同。路边电线杆上的几只飞鸟、杂草间扑闪的片片蝴蝶、小沟儿旁几根瘦弱的芦苇、一两朵仰着小脸的野花、清晨田间清凉的薄雾、午日照在身上暖暖的阳光，无一不给我新鲜的体验。甚至，从村头一户人家飘出的某种香味，都成了我每天的依恋和期待。

家和学校之间还有另一条路可走，按距离来算，它更近。之前没选它，是因为这条路从一个村子穿过——我想，人多的地方总是有些麻烦。前几天，我

如果够努力，如果能俯下身来亲近这个世界，我们大多会在平凡中遇见美好。我们会遇见想要遇见的人，温厚的、善解人意的、成熟的、知性的、青春逼人的、笑意盈盈的；会遇见想要遇见的风景，雄壮威武的、辽阔高远的、峻拔的、秀丽的，或落霞与孤鹜齐飞，或皑皑白雪覆盖屋后房前，我们会遇见不同的自己、遇见不同的灵

耳朵，吵醒我和娘抵足而眠的美好时光。我慵懒地伸伸懒腰，揉揉惺忪的眼睛，赖着不愿起床。

清晨，我沿着河边绿道慢跑，一跑就是半个小时。返回的路上，一缕久违的香味在晨风吹拂中时断时续的飘过。这熟悉的味道刺激着我的味蕾。我寻着这一路清香，走向宽阔的十字大街，离十字街越近，香味就更显浓厚。这熟悉的街道、熟悉的面孔，如今，因为选择了远方、嫁给了爱情，我成了故乡的客人。

让我闻香而至的是一家豆沫老店。豆沫的香气迎风扑鼻，勾起我童年的回忆。我是家里最小最受宠的孩子，小时候爹最喜欢带着我上街，办完事情就会领我来喝这家店的豆沫。那时候，一碗

豆沫加两根油条才两毛钱，但已经是奢侈的消费了。一晃30多年，街还是这条街，店还是这家店，空气中的味道还是一如既往的香浓，虽然吃过的食物越来越多，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但是豆沫的香味依然在唇齿间回荡。吃完后，我打包了一份豆沫给爹带回去，又在隔壁给娘打包了她喜欢吃的小米南瓜粥。

爹喜欢吸烟，娘喜欢唠叨，两人还常拌嘴。和爹娘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这边偷偷地给爹买烟，那边劝着娘不要生气。往事的美好和着晨风，让我把和爹娘在一起的点滴收于心头。

►舞阳农民画 回娘家 魏旭超 作

朋友，清代美食家袁枚认为“蟹宜独食”，蟹为至味，与它物合烹太可惜了。

蟹既为天下至味，人人喜爱，人们免不了要大快一番，民间有“螃蟹节”“食蟹节”等，大多在重阳节前后，尤以江浙一带最流行。此时，普通人家登高品蟹、聚会食蟹，文人雅士相互宴请、饮酒赋诗，很是热闹。《红楼梦》中，贾府的宴会上，人们做了很多诗，宝玉有两句是“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却无肠”，多少有点自己的写照。“无肠公子”典出晋代葛洪的《抱朴子·登涉》：“无肠公子者，蟹也。”蟹是有肠的，但肠不能吃。蟹的第一对脚叫“螯”，林黛玉诗中就写

道：“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很形象。“持螯”是吃蟹的代称，《世说新语》记载：晋代毕卓曾言一手持螯，一手拿酒，便足了一生。可见蟹的魅力。画家丰子恺颇爱画蟹，曾画《护生画集》，也一度戒蟹，但戒不了蟹，他对女儿说：“口腹之欲，无可奈何啊。”据丰一吟回忆，他父亲吃螃蟹吃得很干净，蟹壳里绝不留一点肉，理由是：“既然杀了这只蟹，就要吃得干净才对得起它！”难得的是，丰子恺每次吃蟹总要把蟹钳做成“蝴蝶”，一到秋季，他家墙上就贴满了“蝴蝶”。

诗人作诗，艺术家做“蝴蝶”，有考

平凡人生

这股平凡之潮贡献着力量。都说生活的本质是健康平安，可日子清淡久了，难免又生出诸多的不甘心来。这样的心态下，夜幕降临，灯光亮起，家也会少几分温馨多一分疲惫，平稳的工作日常成了时间的消耗，便利的出行甚至沦为对山水人文的亵渎……我想，我们一定是

对平凡有了误解。《平凡的世界》里有这样一句话：“既不懈的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过多的报酬和宠爱，而是理智而清醒地面对现实。”生活不等别人来安排，靠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真心去创造，无论结果是喜是悲，可以慰藉的是，总不枉在这世上活了一场。有了这样的认识，平凡的道路两旁也能遇见零星的花儿了。

如果够努力，如果能俯下身来亲近这个世界，我们大多会在平凡中遇见美好。我们会遇见想要遇见的人，温厚的、善解人意的、成熟的、知性的、青春逼人的、笑意盈盈的；会遇见想要遇见的风景，雄壮威武的、辽阔高远的、峻拔的、秀丽的，或落霞与孤鹜齐飞，或皑皑白雪覆盖屋后房前，我们会遇见不同的自己、遇见不同的灵

魂，还会遇见时间——时间和我们如影随形的同时，又把我们的生命分割开来，让我们遇见单纯时不见成熟，让我们成熟时又别离了青春；让我们遇见壮美辽阔时却与烟雨擦肩而过，让我们听到虫鸣时却无缘感受雪落指尖的悸动；让我们风华正茂时智谋不足，让我们有所获得时却难遇少年策马扬鞭的身姿。或许，芸芸众生的平凡大多来源于此吧——身陷平凡却心有不甘。

我上班常走的是

一条直直的乡间小公路，两旁是大片的田地及远远的村落。那条路很简单，简单得能从这头望见那头。道路虽简单，一日日走下来，看在眼里却日日不同。路边电线杆上的几只飞鸟、杂草间扑闪的片片蝴蝶、小沟儿旁几根瘦弱的芦苇、一两朵仰着小脸的野花、清晨田间清凉的薄雾、午日照在身上暖暖的阳光，无一不给我新鲜的体验。甚至，从村头一户人家飘出的某种香味，都成了我每天的依恋和期待。

家和学校之间还有另一条路可走，按距离来算，它更近。之前没选它，是因为这条路从一个村子穿过——我想，人多的地方总是有些麻烦。前几天，我

如果够努力，如果能俯下身来亲近这个世界，我们大多会在平凡中遇见美好。我们会遇见想要遇见的人，温厚的、善解人意的、成熟的、知性的、青春逼人的、笑意盈盈的；会遇见想要遇见的风景，雄壮威武的、辽阔高远的、峻拔的、秀丽的，或落霞与孤鹜齐飞，或皑皑白雪覆盖屋后房前，我们会遇见不同的自己、遇见不同的灵

魂，还会遇见时间——时间和我们如影随形的同时，又把我们的生命分割开来，让我们遇见单纯时不见成熟，让我们成熟时又别离了青春；让我们遇见壮美辽阔时却与烟雨擦肩而过，让我们听到虫鸣时却无缘感受雪落指尖的悸动；让我们风华正茂时智谋不足，让我们有所获得时却难遇少年策马扬鞭的身姿。或许，芸芸众生的平凡大多来源于此吧——身陷平凡却心有不甘。

我上班常走的是

一条直直的乡间小公路，两旁是大片的田地及远远的村落。那条路很简单，简单得能从这头望见那头。道路虽简单，一日日走下来，看在眼里却日日不同。路边电线杆上的几只飞鸟、杂草间扑闪的片片蝴蝶、小沟儿旁几根瘦弱的芦苇、一两朵仰着小脸的野花、清晨田间清凉的薄雾、午日照在身上暖暖的阳光，无一不给我新鲜的体验。甚至，从村头一户人家飘出的某种香味，都成了我每天的依恋和期待。

家和学校之间还有另一条路可走，按距离来算，它更近。之前没选它，是因为这条路从一个村子穿过——我想，人多的地方总是有些麻烦。前几天，我